

## 《诗漫注》

# 赌雨

孙悟空大半夜的一个人悄悄的跑到人家三清殿去，眼看人家念经正热火朝天，他手脚发痒痒，却又寻思道：

“我欲下去与他混一混，奈何‘单丝不线，孤掌难鸣。’且回去照顾八戒、沙僧，一同来耍耍。”

等到他跑回去拉了俩师弟。三人到了之后，不动手打架，却弄法术赶跑了人家。自家兄弟吃喝玩乐。等到人家堵住门口，已经不是单丝不线的三兄弟，又不动手，穷折腾一番之后，他又拉着俩师弟，三人趁乱跑了。

你看看，孙悟空说这说那，就是不说动手。你瞧瞧，这哪是以前的猴哥呀？并且，你们三个吃饱喝好了，跑路就悄悄的跑路吧，临走前还故意表明来历身份，把矛盾不解决，焦点还引向了尚不知情的唐僧。然后第二天早

起倒换关文时候，又有意的保护唐僧进朝入瓮。要真的是不想惹是生非，那完全可以不这样。事实上，一直到最后，双方都没有直接动手，双方都是有理说道理，没理拼法力。

国王昏庸，不善于动脑子，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谁说服了他，他就听信谁。形像上没有魄力，没有老大哥的气质。一个国王，在幕下国师出现的时候，又慌又急，还躬身迎接，把三个道士，给当作老子一样供奉。他这种形像，跟唐僧的脆弱人心，简直是孪生兄弟一样。

国师上来，控诉取经人的罪过，那国王闻言发怒，就要宰杀唐僧师徒。没想到，没想到这时候，见了天王老子都不行礼的孙大圣，开天辟地头一回，对一个俗世君王合掌施礼了。并且，虽然说话调门高，却还很有礼貌的了：“陛下暂息雷霆之怒，容僧等启奏。”

当然，孙悟空说的话，肯定不会讨软。现在的孙悟空，开始对逻辑有研究，越来越喜欢用证据说话了。

国王道：“你冲撞了国师，国师之言，岂有差谬？”行者道：“他说我昨日到城外打杀他两个城管徒弟，是谁知证？我等且屈认了，着两个临时工和尚偿命，还放两个去取经。他又说我摔碎车辆，放了奴工囚僧，此事亦无见证，料不该死，再着一个上访和尚领罪罢了。他说我毁了三清，闹了观宇，这又是栽害我也。”国王道：

“怎见栽害？”行者道：“我僧乃东土之人，乍来此处，街道尚且不通，如何夜里就知他观中之事？既遗下小便，就该当时捉住，却这早晚坐名害人。虽然实施实名制，但是天下做身份证毕业证的满大街都是，假名托姓的无限，怎么就说是我？有监控录像为证吗？望陛下回嗔详察。”说了半天证据，原来是没证据，国王当即就卡壳了，三个国师也给说傻了。原来国王虽傻道士虽妖，人家还是挺认道理的。

只是，背后那被断了泥胎根的物什，可不管你孙悟空的逻辑，就在这节骨眼儿上，事情的转折点来了。正疑惑

之间，又见黄门官来奏：“陛下，门外有许多乡老听宣。”国王道：“有何事干？”即命宣来。宣至殿前，有三四十名乡老，朝上磕头道：“万岁，今年一春无雨，但恐夏月干荒，特来启奏，请那位国师爷爷祈一场甘雨，普济黎民？”

于是，这脑袋不灵光的国王，忽然就意外的来了灵光，要求唐僧团队与国师赌胜求雨。这国王之所以这么想，前面还是有铺垫的，因为当唐僧刚到，他居然就要下令捉了，是当驾的太师劝住了他，认为这从南赡部洲来的和尚，肯定是有些法力有些道行的。

唐僧师父没啥道行，孙大圣没啥法术。可是，赌雨的过程，自然拼的不是法术，而是档次。妖道的法术，却不是假的，也不是弄些虚幻唬人的事儿闹着玩的，它们施展五雷法，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，别看他们是妖怪，居然这满天的神仙都乖乖的配合，甚至是，连玉皇大帝都照听不误。你说说，这妖怪可真有面子呀。

不但给妖怪面子，难道玉皇大帝他们，不知道孙大圣他们正在跟妖怪赌斗吗？怎么眼睁睁看着柔弱无助的唐圣僧而不帮助，还铁青着脸配合那妖道呀？这些神仙，他们首先看的是不是真法，其次看的是不是该下雨，天道无亲，他们才不管是哪一个在施展这法术呢。只要是应该的事，只要是好事，谁肯做帮谁、常与善人，这就是神仙们的想法，谁想积累功德，就帮助你积累。当然，谁想干坏事下地狱，也照帮不误成全你，只要你能豁出去，包管给你直通车送到十八层。

行者听得老师父经文念尽，却去耳朵内取出铁棒，迎风幌了一幌，就有丈二长短，碗来粗细，将棍望空一指，那风婆婆见了，急忙扯开皮袋，巽二郎解放口绳。只听得呼呼风响，满城中揭瓦翻砖，扬砂走石。看起来，真个好风，却比那寻常之风不同也，但见——

**折柳伤花，摧林倒树。**

九重殿损壁崩墙，五凤楼摇梁撼柱。

天边红日无光，地下黄砂有翅。

演武厅前武将惊，会文阁内文官惧。

三宫粉黛乱青丝，六院嫔妃蓬宝髻。

侯伯金冠落绣纓，宰相乌纱飘展翅。

当驾有言不敢谈，黄门执本无由递。

金鱼玉带不依班，象简罗衫无品叙。

彩阁翠屏尽损伤，绿窗朱户皆狼狈。

金銮殿瓦走砖飞，锦云堂门歪榻碎。

这阵狂风果是凶，刮得那君王父子难相会；

六街三市没人踪，万户千门皆紧闭！

正是那狂风大作，孙行者又显神通，

把金箍棒钻一钻，望空又一指，只见那——

推云童子，布雾郎君。

推云童子显神威，骨都都触石遮天；

布雾郎君施法力，浓漠漠飞烟盖地。

茫茫三市暗，冉冉六街昏。

因风离海上，随雨出昆仑。

顷刻漫天地，须臾蔽世尘。

宛然如混沌，不见凤楼门。

此时昏雾朦胧，浓云叆叇。孙行者又把金箍棒钻一钻，望空又一指。慌得那——

雷公奋怒，电母生嗔。

雷公奋怒，倒骑火兽下天关；

电母生嗔，乱掣金蛇离斗府。

唵喇喇施霹雳，振碎了铁叉山；

淅沥沥闪红绡，飞出了东洋海。

呼呼隐隐滚车声，烨烨煌煌飘稻米。

万萌万物精神改，多少昆虫蛰已开。

君臣楼上心惊骇，商贾闻声胆怯忙。

那沉雷护闪，乒乒乓乓，一似那地裂山崩之势，唬得那满城人，户户焚香，家家化纸。孙行者高呼：“老邓！仔细替我看那贪赃坏法之官，忤逆不孝之子，多打死几个示众！”那雷越发振响起来。行者却又把铁棒望上一指，只见那——

龙施号令，雨漫乾坤。

势如银汉倾天堑，疾似云流过海门。

楼头声滴滴，窗外响潇潇。



天上银河泻，街前白浪滔。

淙淙如瓮捡，滚滚似盆浇。

孤庄将漫屋，野岸欲平桥。

真个桑田变沧海，霎时陆岸滚波涛。

神龙借此来相助，抬起长江望下浇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一个人的愿望是主要的。如果能顺应别人的本愿，那他就是明白了宽容和善，有了容量，有了豁达的心胸。现在的孙悟空，就是这样。话说到这里，就得回到开头。他为何不直接打杀三个妖道，为何还要文绉绉的运用逻辑、讲道理。

现在的猴哥，已经不是当初毛毛躁躁的猴哥啦。现在的他，喜欢宽容了，遇到问题喜欢先研究研究了，当初强烈的好奇心、开始让位给善意的锐利的探究精神，他做

事情，现在喜欢留一手，喜欢风险最小化，不再喜欢首先用棍子说服妖怪了。

你看那龙王在天上遇见了这刚分别没几个月的孙大圣，龙王们一向知悉孙大圣的暴脾气，西海龙王敖顺一见孙悟空的眼光扫过来：“前日亏令郎缚怪，搭救师父。”他就生怕这大圣节外生枝，赶紧主动降低姿态、让孙悟空做领导：“那厮还锁在海中，未敢擅便，正欲请大圣发落。”没想到孙行者好像换了一只猴子一样，客气了起来：“凭你怎么处治了罢。”

是呀，现在的孙行者，真真的改变了性格。再加上这妖道，并未在车迟国有大恶，而且每年还为国为民祈雨，这方面端的是无可指责。只是它们灭僧罪大，拜低灵恶魔、领了一群道士误入歧途、把一个国家弄得君不君臣不臣，也是有罪。

行者近前一步，合掌奏道：“陛下，这些旁门法术，也不成个功果，算不得我的他的。如今有四海龙王，现在

空中，我僧未曾发放，他还不敢遽退。那国师若能叫得龙王现身，就算他的功劳。”

国王大喜道：“寡人做了二十三年皇帝，更不曾看见活龙是怎么模样。你两家各显法力，不论僧道，但叫得来的，就是有功；叫不出的，有罪。”那道士怎么有那样本事？就叫，那龙王见大圣在此，也不敢出头。道士云：“我辈不能，你是叫来。”那大圣仰面朝空，厉声高叫：“敖广何在？弟兄们都现原身来看！”那龙王听唤，即忙现了本身。四条龙，在半空中度雾穿云，飞舞向金銮殿上，但见——

飞腾变化，绕雾盘云。

玉爪垂钩白，银鳞舞镜明。

髯飘素练根根爽，角耸轩昂挺挺清。

磕额崔巍，圆睛幌亮。

隐显莫能测， 飞扬不可评。

祷雨随时布雨， 求晴即便天晴。

这才是有灵有圣真龙象， 祥瑞缤纷绕殿庭。

孙悟空修行的档次提高了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孙悟空明白，这三个妖道，跟唐僧渊源甚深，如何摆平是唐僧须亲自解决的，他不能替唐僧过这一关。他可以替唐僧出力，但是必须唐僧做决定、说了算。如果孙悟空自行解决了三个妖道，恐怕唐僧就完蛋了。

因为，你还记得吗？车迟国东城门外的那个兴建中的三清殿，还记得吗下面是空心的？多么奇怪呀，咱们一般说到孔洞都是脉路，而这脉路绵延蜿蜒，到了这车迟国城外，努力的要冲破地表，却被厚厚的岩石给裹盖起来，这不是穴位不通、脉路淤滞了么！而且那三个妖道还要在上面盖房子做法术，等于是封死了唐僧，让他永远做一只钻不出地面、钻不上天界的蝉蛹了。在此之前，

三藏遇见困难就害怕，遇见困难就打冷战，都是有原因的，根源都在这里。

所以说，必须唐僧亲身经历、亲眼目睹、亲自经受内心的煎熬和淬炼。所以，孙悟空就顺着背后那股怨气无形之妖魔的势，一步一步的把矛盾引向了唐僧。那一直以来萦绕困扰唐僧的无形妖魔，轻易就被孙悟空猪八戒给断了世间层面的根，危险系数已经很小，剩下的，就是唐三藏如何修行了。

那么，小说中尽写的是悟空激斗、三藏旁观，三藏又如何修行了？

(选自《西游记》《西游漫注》绘图 陈惠冠)